

創意、使命與承擔

吳宗文

感謝神的恩典，又多謝張院長之邀請，讓我們能在今天這麼特別的慶典中，與建道神學院這個大家庭的成員分享。首先，我要為應屆的畢業同學感謝神，並向你們道賀，因你們在繁忙的教會事奉和家庭生活，以及建道神學院嚴謹的學術要求下完成學業。這實在是值得慶賀的事，也是你們一生歷程中的重要時刻。

應屆的畢業同學，你們是建道創校一百周年來第九十屆畢業生。除了秉承悠久和優美的屬靈傳統外，又正值千禧之變及世紀之交，相信置身此歷史轉折期，你們對時代負擔的使命感，必油然而生。究竟二十一世紀將是怎樣的時代，社會已有太多預測和推想，用不著我們再作論斷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二十一世紀將是轉變迅速並有很多新奇事物產生的年代。例如今晚兩個世界性的高科技機構，即將公布人類歷史中的重大突破——就是擁有三十億字母，排起來長達4 827公里，厚度有如二百本電話簿的人類基因草圖，已整理妥當。然而我們確知道世上不變的真理，就是從聖經啟示和歷史經驗得知，無論時代如何變化創新，人仍需要信仰和福音，也需要上帝和永恆。

當前我們正邁向資訊爆炸和發達的時代，事物瞬息萬變。活在這樣的環境，容易使人感到迷惘和不安；而教會在真理上的相對化及邊緣化，也必相應加增。每站於歷史的十字路口，人總需要停下腳步，回顧

自己走過的路，經沈思和反省後才繼續前行。這種反應稱為「返本歸根」。曾有研究中國思想文化的學者如此說，在各種宗教文明開始交接對話之先，每種宗教若然都能在自己的立足點上更深入挖根的話，便能促使更深入的對話，交流也不致停留於膚淺及表面。

建道神學院傳統的精神，乃是「開荒、吃苦、火熱」。這六個字就是建道之所以成為建道的根本精神。現今香港是華人神學院最密集的地區，為競爭和生存，神學院漸趨共通的地方愈來愈多，而且很多已失去自己的特質。然而上述六個字，不單是建道精神，也是宣道會的差傳精神，更是保羅宣教的精神。

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後書十章 15 至 16 節提到，他「不仗別人所勞碌的分外誇口」，意思就是不要將自己的工作建立在別人的基礎上。俗語有謂：「瘦田無人耕，耕開有人爭。」保羅的「開荒」精神，不是鼓勵我們不做接手跟進的工作，乃是要為主緣故立更大的志向，在福音未傳及之地，做開路先鋒，做拓荒者。這就是所謂「開荒」的精神了！以前的開荒是地域性的，今天的開荒則是領域性的。曾有機會讀到建道校友的事跡，他們無論在蕉雨椰林的東南亞開荒佈道，或在北美冰封小鎮開墾植堂，都留下很多佳美的腳蹤和見證。如今新一代的建道畢業同學，你們要在嶄新領域中開墾荒地。這其實就是「創意」「創新」和「創造」的表現——即從無變有，從混亂變成秩序。因著「亞伯拉罕所信的，是那叫死人復活，使無變為有的神」（羅四 17），所以我們相信，神能叫不可能的變成可能，叫了無生氣的變成具有生命活力。傳福音事實上便是神的創造，藉著你們這群被差遣作傳福音報喜訊的人，將神的創意帶進個人生命，創造信仰群體，並引進神的國度。

一般而言，苦有兩種：一種是受苦，一種是吃苦。受苦是消極被動的逆來順受；吃苦卻是積極主動地自討苦吃。傳福音和作傳道人本非你們該受的苦，但因主的呼召和感動，你們用自己的手選擇了背負十字

架，用自己的腳選擇了走上祭壇的路，這便是自討苦吃了。滕近輝牧師在2000年五月號的《教牧分享》中，寫了一篇題為〈給二十一世紀的提摩太〉的文章，內容所述，也正是這個意思。早一陣子，我與一位醫生談及作父親的角色，他說他每週只工作四天，其餘三天陪伴兒女在海灘漫步、釣魚，結果培育出一群天才子女。我想若然我們作牧師傳道的，也能向教會要求每週只上班四天，為要培養天才兒童，那便好了。其實對於傳道人來說，每週只要能有正常的休憩時間，已經是難能可貴，而我們的兒女也不用吃這麼多苦了！

事實上，吃苦是一種承擔精神。現今社會太多軟性文化，談論成功捷徑、無痛分娩及安樂死等。戰後新生代 (baby boomer) 大部分都不願意面對痛苦。但在這種膚淺和虛假的現實中，聖經挑戰我們要效法基督受苦的榜樣，背起十字架跟隨主的腳蹤。我們要知道平順安逸的生活並非必然，苦難逆境亦非偶然。苦難是人生的現實，也是我們人生歷程中的旅伴 (fellow traveller)。因此，信仰才顯得真實，信心也有發揮的餘地。這是我們作基督徒的承擔，也是作傳道工夫的承擔。保羅在哥林多後書十一章 23 至 29 節述說他為福音的緣故，背負內憂外患，吃苦重重。他能清楚仔細地記錄自己吃苦的情況和次數，足見每次的經歷都在其生命中留下烙印。保羅勸勉我們說：「你們的勞苦，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」(林前十五 58)。香港是產生福音機構最快最多的地方，也許在你們旁邊的同學很快便「飛黃騰達」，成為創立福音機構的總幹事，而你卻數十年困在小城鎮的堂會，擔任牧養工作。但你必須知道，原來在神的永恒計劃中，只有又忠心又忍耐的人，才能承擔守著重要橋頭堡的重任。

我收藏了一本英文版的《哥倫布航海日誌》(*The Log of Christopher Columbus*)，讀到內裡一些記載，感到做傳道工作和帶領教會，猶如領航員 (pilot) 帶領船隊探發新大陸一般，同樣需要堅定的信心和火熱的使命感。1492年9月9日（主日），日誌中有一則記述哥倫布面對前路茫茫

的心境：「This day we completely lost sight of land, and many men sighed and wept for fear they would not see it again for a long time. I comforted them with great promises of lands and riches.」同年9月24日（禮拜一）哥倫布又在日誌中自言生命危在旦夕：「the more their impatience and inconstancy increases, and the more indignant they become against me...I am told by a few trusted men (and these are few in number!) that if I persist in going onward, the best course of action will be to throw me into the sea some night.」同年10月11日（禮拜四），經過重重困難，他們終於看見陸地了，哥倫布記道：「I now believe that the light I saw earlier was a sign from God and that it was truly the first positive indication of land.」面對新事物，人性驅使我們有上述反應，但主卻對我們說：「小信的人啊，你的信心哪裡去了？」

保羅提到他為神的工作，心裡火熱。「火熱」是對信念仍有感覺、仍有激情 (passion) 的表現。如果一個人對工作已到達因循維持的地步，對別人的難處再不生憐憫，對新事物、新觀念再不感到振奮，對事奉也再提不起興趣的話；那麼，其生命在祭壇上曾經燃燒的火，可能已經冷卻，甚至熄滅了！俗語謂：「哀莫大於心死！」人心來到此地步，與死又有何分別呢？保羅對亞基帕王說：「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」（徒二十六19），因為這便是令他一生火熱焚燒的使命。

各位同學、弟兄姊妹，讓我們以建道先賢當初領受和一直傳承下來的精神，在這當前仍動盪變遷的社會和快速轉型的世代，作為事奉上的立足點。第一，定意在新領域中「創意」地做傳福音和「開荒」的工作，為神國想大事、求大事及作大事，繼承前人的工作，並在其根基上繼續尋求超越。第二，定意為神國的緣故，甘願「承擔」，「吃苦」也在所不計。第三，定意化蒙召的激情為一生持守的「使命」。深盼神學院繁重的功課，不曾將你入學時「火熱」的負擔消滅或減退；深盼多年的神學訓練，令你的視野更深更闊，滿有使命感地投入事奉的行列。